



鲁尔弗著



外国文学
小丛书

WAIGUOWENXUE XIAOCONGSHU

人鬼之间



鬼之世界

鬼之世界

THE WORLD OF THE DEAD

人鬼之間

外国文学小丛书

[墨西哥] 胡安·鲁尔弗 著

屠 孟 超 译

人鬼之间

RENGUIZHJIAN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八六年·北京

Juan Rulfo
Pedro Paramo

封面设计：伍端端

人鬼之间
REN GUI ZHI JIAN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84,000 开本787×940毫米 $\frac{1}{32}$ 印张5 插页2

1986年8月北京第1版 1986年8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3,200

书号 10019·3968

定价 0.86 元

前 言

《人鬼之间》，原名《佩德罗·巴拉莫》，是墨西哥当代作家胡安·鲁尔弗的著名小说。鲁尔弗一九一八年五月生于墨西哥哈利斯科州阿布尔科的一个没落庄园主家庭。幼年由于父母双亡，家境困难，进入法国修女办的孤儿院。后又去瓜达拉哈拉城，寄居亲戚家中，在那里就学。念完中学后，到墨西哥城，寄居叔父家中。这时，一边去大学旁听一些课程，一边开始大量阅读世界各国的文学名著。十七岁起，弃学就业。先是在内政部移民局任职，后又做汽车轮胎推销员。在这期间，开始从事业余文学创作。一九四二年，与友人创办《美洲》杂志，并在该刊发表处女作《生活本身并不严峻》。一九四五年，与作家何塞·阿雷奥拉等在瓜达拉哈拉城创办《面包》杂志，并在该刊相继发表了《我们分到了土地》、《马卡里奥》等短篇小说，开始引起注意。一九五三年，短篇小说集《平原上的火焰》发表，声名大振。两年后，又发表中篇小说《人鬼之间》，进一步赢得了声誉，被称为“拉丁美洲最优秀的小说家之一”，“现代小说的先驱”，“拉丁美洲的乔伊斯”。这两部作品一版再版，

仅在墨西哥就达十余次之多，并被译成许多国家的文字。一九七〇年，获墨西哥国家文学奖。鲁尔弗自一九六二年起，开始研究人类学，不再发表文学作品，直至今日，仍在墨西哥土著民族研究所工作。

鲁尔弗作品的第一个特点，是相当真实地反映了墨西哥一九一〇年革命前后农村的现实。他一向被称为描写农村题材的大师，他创造的艺术形象已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有人甚至说，农村题材已被他写尽，再也没有什么可写的了。这样说法不一定正确，但是，鲁尔弗的作品中的确呈现着墨西哥农村的一片惨淡凄凉的情景：大地主和庄园主横行不法，劳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农民们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举行武装起义，最终遭到失败；改良主义的土改只是一场骗局，农民们无法在故乡生活下去，只好离乡背井，另找“乐土”。《人鬼之间》中描写的佩德罗·巴拉莫，是一个庄园主。他少年时，家道中落，但成年后，通过巧取豪夺，很快成了拥有一眼望不到头的土地和成群的牛羊的暴发户。他肆意蹂躏妇女，残杀良民。仅仅因为他父亲卢卡斯参加某一次婚礼被流弹击中，误伤致死一事，他就一怒之下不分青红皂白，将参加婚礼的人统统杀死。村子里的妇女被他奸淫的已不可胜数，私生子多得互不认识。他还纵子行凶，雇了私人律师来为他伪造产业证书，买通官府，为他和他的私生子米盖尔的种种恶行开脱罪责。

鲁尔弗作品的第二个特点，是他采用了新颖的写作手法。人们称他的小说为“新小说”。特别是他的代表作《人鬼之间》，作者一反“隐”在书后叙述故事，交代事件发展的来龙去脉的传统写作方法，取消了或者尽量限制了故事叙述者的作用，整个作品由一系列的对话、回忆、独白、私语等构成。作者象超现实主义画家的绘画一样，打破了时间和地点的局限，把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发生在不同人物身上的事件放在同一个画面上描写。作者也象一个摄影师，从不同的角度摄取各种镜头，然后又将它们组合起来。镜头与镜头之间不按时间顺序，甚至先后颠倒，中间还留有很多空白。读者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才能把这些镜头有机地连贯在一起。

有人说，鲁尔弗的创作方法是魔幻现实主义。这一点还有待进一步探讨。的确，鲁尔弗的作品中经常“人鬼不分”，尤其是这一本《人鬼之间》，人物在现在看来均是死人，但他们又在进行对话，回忆，看起来又象一个个的活人。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这是取消了生死的界限，时间的界限。小说中所描写的“荒无人烟，鬼魂昼行”的山村；冤魂的游荡，它们所发出的喧闹、叫喊、窃窃细语；鬼魂之间的梦呓般的对话，这一切都是作者用象征、夸张的手法所表明的这样的现实：在大庄园主佩德罗父子的残酷压榨下，劳动人民纷纷屈死于刽子手的屠刀之下，那些幸存

者为了活下去,只好丢弃家园,逃奔他乡,从而加强了整个山村的荒芜凋敝的景象。

本书译文是根据委内瑞拉“阿亚古乔”丛书一九七七年出版的《胡安·鲁尔弗全集》译出的,并请孙家孟同志进行了校改。在整个译校过程中,还得到秘鲁朋友恩里克·巴利翁博士的帮助,在此顺致谢意。我们限于水平,译文中错误之处一定不少,敬请读者指正。

译 者

我到科马拉来，是因为有人告诉我，说我父亲住在这里。他是个名叫佩德罗·巴拉莫的人。这还是我母亲对我说的呢。我答应她，待她百年之后，我立即来看他。我当时紧握她的双手，表示我一定要来找我父亲；她那时已奄奄一息，而我则打算对她百依百顺。“你一定要去看看你爸爸，”母亲嘱咐我说。“他有时叫这个名字，有时叫那个名字。可我肯定他看到你会很高兴的。”我当时也只能对她说，我一定照办。我翻来复去地这样说着，一直说到她的双手发僵，我的双手才费劲地从她手中抽出来。

在此之前，她就对我说过：

“你什么也别去求他了。不过，我们的东西你还得跟他要。他该给我的东西从来也没有给过我……孩子，他把我们给忘了。你可得狠狠地整治整治他。”

“我一定照办，妈妈。”

但是，当时我并未打算实现我的诺言。直至近日，我才突然开始充满了梦想，有些想入非非。我头脑中逐渐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想法，即期望那位名叫

佩德罗·巴拉莫的先生的确是我母亲的丈夫。于是，我就到科马拉来了。

那时正当盛暑，八月的热风刮个不停，还夹带着石咸草的霉味。

道路坎坷不平，“大道起伏，人来人往。去者登坡，来者下坡。”

“您说下边那个村庄叫什么？”

“科马拉，先生。”

“您能肯定这就是科马拉吗？”

“是的，先生。”

“为什么这一切看起来这么凄凉？”

“天气的关系，先生。”

我以往是根据母亲的回忆来想象这里的情景的。她思念着故乡，终日长吁短叹。她一生都想念着科马拉，想回到这里来，但从来没有回来过。现在我却替她来到了这里。我是带着她那双看过这里的眼睛来到这里的。因为是她给了我这双眼睛，好让我看到：“一过洛斯科里莫脱斯港，就是一派美景：绿色的平原点缀着成熟了的玉米的金黄色。从那里就可以看到科马拉。夜色把土地照射得泛出银白。”她说话的声音异常轻微，几乎都听不见，好象在自言自语……我的母亲啊。

“如果可以让我知道的话，请问您到科马拉去干什么？”我听到那人在问我。

“去看我父亲，”我回答说。

“啊！”他说。

于是，我们又沉默了下来。

我们朝山坡下面走去，耳中听到驴子小跑的回声。我的双眼因八月盛暑，困倦得都快睁不开了。

“您到那里去，全村可要热闹一番了。”我又听到走在我旁边的那个人的声音。“这么多年不见人迹，看到有人来，人们一定会很高兴的。”

接着，他又说：

“不管您是谁，人们看到您一定会很高兴的。”

在阳光的照射下，平原好象是个散发着蒸气的透明的湖泊。透过蒸气，灰色的天际隐约可见。远处是一线群山，再远处则是一眼望不到头的远方。

“如果可以让我知道的话，请问，您父亲的模样是怎样的？”

“我并不认识他，”我对他说，“我只知道他叫佩德罗·巴拉莫。”

“啊，真是活见鬼！”

“确实是这样，人们告诉我，他叫佩德罗·巴拉莫。”

我又听到那赶驴人“啊”了一声。

我是在“岔路口”遇到他的，那是个几条道路交叉的地方。我在那个地方停了一阵，后来这个人来了。

“您上哪儿去？”我问他。

“我下坡去，先生。”

“有个叫科马拉的地方，您知道吗？”

“我就是到那里去的。”

我就跟着他走了。起先我走在他的后面，总想跟上他的步伐。后来，他似乎发现我跟在他的后面，就放慢了脚步。接着，我们就走到一起，靠得很近，简直是并肩而行了。

“我也是佩德罗·巴拉莫的儿子。”他对我说。

一群乌鸦掠空而过，发出“呀呀”的叫声。

翻过几座小山，地势越走越低。在山上走时还有热风，山下却连风丝都没有，只是一阵干热。这里的一切都仿佛在期待着什么。

“这里真热呀，”我说。

“嗯，不过这算不了什么，”他回答我说，“请别烦躁。到了科马拉，你会觉得更热的。那个地方的土地真好象搁在火炭上一样，又象处在地狱的门口一般。虽说如此，那里的不少人死后到了地狱，却因舍不得他们的那个破家，又回来了呢。”

“您认识佩德罗·巴拉莫吗？”我问他。

我之所以敢于这样问他，是因为从他的双眼中看到了一丝信任的眼光。

“他是什么人？”我又问了他一句。

“嘿，是仇恨的化身！”他回答我说。

说完，他毫无必要地打了驴子一鞭。其实，它们趁着下坡早已远远地走在我们前面了。

我此时觉得放在我衬衣口袋中我母亲的那张照片，正在温暖着我的心，她好象也在出汗。那是一张旧照片，边缘已遭虫蛀。这是我所看到的她仅有的一张照片。我是在厨房里菜橱中的一只砂锅里找到的，砂锅里还有许多药草，有香水薄荷叶子，卡斯提亚花，还有芸香树枝。从此我就把它保存了下来，这是仅有的一张。我母亲一贯反对拍照，说照相是一种巫术。这确实有点象巫术。你瞧，她这张照片上尽是针眼般的小洞洞，在心口处有一个特别大的洞，大得简直可以伸进一个中指。

我带在身边的正是这张照片。我想，这对父亲承认我会有好处。

“您瞧，”赶驴人停下来对我说，“您看到那个形状象猪尿泡一样的山坡了吗？在这山坡的后面就是半月庄。现在我又转到这里来了。您看到那座小山的山峰了吗？您看准了。现在我又转到另外一个方向来了。您看到远处隐隐约约的另一座山头了吗？那就是整个半月庄。正如人们说的那样，一眼概全貌。这整个地方都是佩德罗·巴拉莫的。尽管我们都是佩德罗·巴拉莫的儿子，但我们的妈妈们却没有给我们生下个好命运；而更滑稽的是，他居然亲自带我们去行洗礼。您的情况大概也是这样的吧，

对吗？”

“我记不得了。”

“真是活见鬼。”

“您说什么？”

“我说我们快到了，先生。”

“对，我已经看到了。这儿发生什么事了？”

“这是一只‘赶路忙’，先生。这是大家给这种鸟起的名字。”

“不，我问的是这个村庄，为什么这样的冷落，好象被人遗弃了一样。看来村子里无人居住。”

“不是看来，确实是没有人住在这里。”

“那么佩德罗·巴拉莫呢？”

“佩德罗·巴拉莫已经死了好多年了。”

那正是孩子们在村庄的街道上戏耍的时候。傍晚充满了孩子们的嬉闹声，发黑的墙上映射着淡黄色的夕阳余辉。

此情此景我至少在萨约拉见到过，甚至也是在昨天这个时候我还看到鸽子在展翅高飞。它们打破了宁静的气氛，扇动着双翅，仿佛要摆脱白昼。它们时而飞翔，时而落到屋顶上；孩子们的嬉闹声在空中盘旋，那屋顶在黄昏的天空中也好象染上了蓝色。

但是现在我却来到了这里，来到了这个鸦雀无声的村庄里。我听到自己踏在鹅卵石路上的脚步

声。这空荡荡的脚步声在点缀着夕阳的屋墙中间回荡。

我在村中大街上走着，眼望着那些空空洞洞的房子，房门破烂不堪，房内杂草丛生。那人对我说这种草叫什么来着？“这种草叫格壁塔娜，先生。这种杂草只要人们一走空，就蔓延到房子里。您看，这房子里不都长满了吗？”

穿过街口，我看到一个头戴面纱的女人一闪而过，仿佛根本没有存在过一般。接着，我又移步往前，双眼透过门洞往里张望，直到那个头戴面纱的女人又在我面前走过。

“晚安！”她对我说。

我盯着她大声问道：

“请问爱杜薇海斯太太住在哪儿？”

她用手一指说：

“在那边，就在桥边的那幢房子里。”

我发现她的声音细如发丝。她口中有牙，有舌，但讲起话来结结巴巴，一双眼睛则和所有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的眼睛一样。

天黑了下来。

她又一次向我道了晚安。此时尽管没有孩子在戏耍，没有鸽子，更没有那蓝色的屋顶，我却感到这个村庄有了生气。如果我所听到的只是一片宁静，那是因为我还不习惯于宁静；也许是我的头脑中还

充满着喧闹和各种声音。

是的，我的头脑中充满着各种声音。在这风平浪静的地方，这些声音却听得更清楚。那种沉重的声音还萦回于我的脑际。我回想起母亲对我说过的话：“在那里，我的话你将会听得更清楚，我将离你更近。如果死亡有时也会发出声音的话，那你将会发现我的回忆发出的声音会比我的死亡发出的声音更为亲近。”我的母亲呀……她那声音还活着。

我真想对她说：“你把老家的地址搞错了。你给我的地址不对。你叫我到一个地方就得问一问‘这是什么地方，那是什么地方’，你真的叫我到这样一个地方来了。你叫我到了一个孤寂的村庄，来找一个并不存在的人。”

我凭着河里的流水声来到桥边的那幢房子。我敲了敲门，无人开门。我的手在空中挥舞了一下，好象有一阵风将门打开。里面有一个女人，她对我说：

“请进来。”

我走了进去。

我在科马拉住了下来。那赶驴人还要往前赶路。临别时，他对我说：

“我还得往前走，到那两座小山的连接处去。我家就在那里。您要是愿意去看看，非常欢迎。眼下您要留在这里，也行。您去村子里看看也可以，也许

还能遇上个把活着的乡亲。”

于是，我就留下来了。我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才来的。

“请问我在哪儿能找到住处？”我几乎是喊着问他。

“您去找爱杜薇海斯太太吧，如果她还活着的话。请告诉她，是我让您去的。”

“您尊姓哪？”

“我叫阿文迪奥，”他回答我说。他的姓我没有听到。

“我就是爱杜薇海斯·地亚达，请进来吧。”

她好象是一直在等待着我的到来。据她说，她什么都准备好了。她让我随她走过一排黑洞洞的，看样子都是无人居住的房间。其实情况并非这样，因为一等我习惯于黑暗后，借助我们身后那一丝微弱的光线，我发现两边的黑影高大起来，我感到我们是走在一条两边都是黑影的狭窄的过道里。

“这是些什么东西呀？”我问她。

“是一些破烂的家具，”她回答我说，“我家里全都堆满了这些东西。凡是离开村庄的人都选我家作为堆放家具的地方。可谁也没有回来要过。不过，我给你留的房间是在后边。我怕有人来住，总是收拾得干干净净。这么说您是她的儿子喽？”